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毘陵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劉蘭樹

毘陵集卷十四

唐　獨孤及　撰

序上二十二首

仲春裴胄先宅宴集聯句賦詩序并詩

鄭縣劉少府兄宅月夜登臺讌集序

華山黄神谷讌臨汝裴明府序 按圖經仙人黄廬子得道昇仙之所

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

冬夜裴員外薛侍御置酒宴集序

送宇文協律赴江西序

送賀若員外巡按畢歸朝序

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留洪州序

送王判官赴福州序

送處士薛業遊廬山序

序

送張徵君寅遊江南序

初貞元二年進賢星明於是夫子與廣陵馬曾俱以玄纁辟馬一命而俯受服赤墀之下子甘節不奪歸耕南陽議者稱馬之利用陋子之獨善反以為不然君子之道舒之則雲蒸雨降以救大旱卷之則天倪道機不盈一

握姑務忠信以安聖時則歌國風於畎畝是亦為政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薄遊然後稱德至是夏六月以菰菜之興扁舟而東是行也與乎乘桴揚舲者不同日矣津樓直望江漢在目少别非志士所悲深衷豈短章能見桃源秋至僕當搴其仙實俟子於武陵之南溪

送李白之曹南序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覽子虛之賦喜相如同時由是朝諂公車夕揮宸翰一旦褉被金馬蓬累而行出入燕宋

與白雲為伍然則適來時行也適去時止也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車桐門將駕於曹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異乎莊舄之辭越仲尼之去魯矣送子何所平臺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丈夫各秉風波未始有極哀樂且不足累上士之心況小別乎請偕賦詩以見交態

送張處士申還舊居序

海水不揚波久矣故昆蟲草木得遂本性蘐益巢許各安其節天鍾靜於子而博之以文大壑無底虛舟任觸世皆尚白獨守太玄頋流俗而不言退將修乎初服吾於是見全人之操矣乃知白雲上下蕩無心自出黃鶴飛去當有時而來他年孤舟兾再會於五湖之口

宋州送姚曠之江東劉冉之河北序

春葉尉吳興姚曠至自洛陽中山劉冉至自長安俱以

文博我相與交歡於睢渙之涘始則開青天豁其雲霧亦既窺武庫見其矛戟凡旬有五日而姚適吳劉濟河余歸梁各有四方之事將為千里之別夏四月抗手於盧門議別故也夫別與會悲樂存乎其中故賢智所不能遣然達者遊世隨變所適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乎金柅之有繫匏瓜之莫食子其行矣別何為者北斗在巳南風始來蘇臺草長京口水闊何以送遠唯當賦伐木以為仁人之贈

送張泳赴舉入關序

彼馳騖乎士林者鮮不爭九流之勝負狥三川之聲利而張侯獨以善閉關乃知純白內充天機外朗則塵垢糠粃所不能入癸巳歲六月始以出處之道問仕於余予洒然曰今四表文明八紘屢頓此志士所當登秀造而取青紫不奮不躍如休明何由是罷琴高臺投竿舊浦單車疋馬是日西上君子以為知幾吾見垂天之雲不復顧北溟矣盍使居者歌吾子乎

送史處士歸滏陽别業序

初史侯至自帝丘僕方釃酒於蔣氏之館揖讓堂下由東階升於是一酌而賔禮舉再酌而交態接三酌而威儀愶愶深衷畢見醉中揆分客中忘形吾固知握手難常嘉會可惜其聚也言不浹日而意氣感其散也興未及盡而離憂至則臨觴徙倚孰能不以之黯然窮陰欲臘漳滏冰厚班馬連嘶歸雲無色非詩何以見離羣者之志

送開封李少府勉自江南還赴京序

世或謂邦有道穀或謂全於德者不以狥名降志彼於致命猶數數然孰與李侯兩忘而脗合之張其天機與道出處道長則陳力筮仕績成而退藏於容戰勝江海之上然後乘歸流而返舊京乃知凌雲麗天則切玉利器於夫子為鄧林之一葉耳而精微純粹豈中士所能得其門哉然當今堯親九族契敷五教材之美者工將度之子雖忘機機未忘子庸詎知泥蟠沙卧不為雲霄

之鑒衲也但蘭舟桂楫倏忽鳥逝朔風秋草柰離憂何緣情者莫近於詩二三子盍詠歌以為贈

送陳留張少府鄖東京赴選序

每歲孟春大冢宰懸象魏之法以官民材天下髦士於是乎雲屯詞鋒角立智刃今子投袂而起將鼓行乎其間其於湛盧發硎批卻如土繁弱在手捨拔則獲者吾惟子之望當知君子廣其業達其道則榮譽責仕可得而拾孰云嫋嫋秋風悠悠遠道足為志士之感哉雜珮

可以申永懷罇酒可以慰别緒其贈言之分頥謂坐者志之

送弟惼之京序

蒼龍居玄枵之歲與爾吹塤箎於長安靈臺之下當時爾方青襟予適紈袴各志小學相期大來其後爾以經術薦遂觀光於上國予牢落兩河為病所縶星分雨散十有二載中間觢携手一笑者及今而三年昨日遊寓今成疇昔此會綿邈空存夢想豈不欲申橘柚之性詠

和樂之什樂未終也別又繼之然君子修誠則物應克已則名彰爾能珪璋特達甲胄忠信致遠足於千里吾有望焉方務遠圖何嗟少別到秦地有問吾事者為報江湖閒心

送韋評事赴河南召募畢還京序

自唐蒙司馬相如開牂牁鑿零山於是西南夷君長始受漢印及國家綏以大道振以長策滇越邛僰世亦皆為外臣蠢茲六蠻獨抗王旅天子方將開外戶掃絶漠

故授相國衛公鉞俾出作方叔入為吉甫且募如貔之
介士將剪長虵之速飛由是分命我廷尉評事韋公實
佐其任公以止戈諭之采薇歌之使政有典則人知義
所故燕齊少年韓魏勁卒召募如景附赴敵如猋馳自
春至于是月受命羽檄之下者凡萬八千計然後頒賜
筭級將朝于京師夫勤王集事之謂忠周爰咨詢之謂
智復命而不愆于素之謂信姑樹三德載馳六轡行當
以柱下之書讚幕中之畫是役也寘寘羽翰非瞻望所

及矣請偕賦以知魏風

奉送元城主簿兄赴任序

往歳兄之尉匡德刑成禮義舉粃政杜紊綱緝人曰莅民如此其達必大十四年春王正月再命于元城元城地雄人悍土壤賦錯處宋衛中山燕齊趙魏之都會三川輻湊四術轂擊兄方以德舉吏此大邦則千里之迹兆于是矣彼徒勞者其鶱翥之濫觴乎歳物已春秦山草緑亦既選吉篤言徂東豈不知棠棣之詩廢則和樂

之好缺盍使伯氏仲氏偕詠歌之以贈行邁

送廣陵許户曹充召募判官赴淮南序

冄駹不庭三年矣王師戒嚴將問罪荒服于是上將分職慎選乃僚以許公有持斧舊名斷犀餘地故授以戎政俾發卒于東夫三河之人豪全齊之人武荆吳之人悍藉其餘勇可以盡敵信以致之繄公是賴然則諭王命敦師律度程以料民徵騎以濟衆歌事以遣役輯謀以定功在是行乎高天晚秋殺氣動地靡靡岐路悠悠

旆旌送離如之何賦小戎以爲好

仲春裴胄先宅宴集聯句賦詩序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肴醴清酤會河東裴奠滎陽鄭袞河南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自午及子促席于花陰賦詩于月波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三子春服成思欲修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篠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和子冠

烏紗帽相與箕踞嗢噱傲睨相視稱觴乎其間趣在酒中判為酩酊之客家本秦也能為嗚嗚之聲其詩曰上天垂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航濁醪而藉落英兮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中歌數闋裴側弁慢駡曰百年懽會鮮于别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為連珠以志此會

鄭縣劉少府兄宅月夜登臺宴集序

夏五月小暑至矣吾兄方暮夜天掃月榭有酒如乳酯我子城隅城臨近山俯瞰平隰秦郊漢苑相錯如繡且有顥氣足以娛人故數君子稱觴焉其誰同之有若功曹隴西李華叅軍滎陽鄭洵瑯琊王休河東裴貺鄭尉京兆韋造皆卿材也聲同而形骸相忘道契故機事不入是以有高會遠望危言浩歌或心愜清機寓興于物或語及陳迹盱衡而笑于是初筵而恵好修中飲而意氣接既醉而是非遣夫彭澤採菊隱侯臨風謂之盛矣

況高城古臺深夜朗月芳罇良友佳景勝事今夕何夕
八者俱并盍亦皆賦於此乎觀二三子之志

華山黄神谷醼臨汝裴明府序 按圖經仙人黄盧子得道昇仙之所

黄盧子滅景上漢千歲矣留碧峯白雲以貽後世故清機勝事未始有極余吏於華之明年道侶裴冀亦再命為臨汝令夏六月假道獘邑稅鞅此山思欲追高步詣真境於是相與攜手及二三友生童子將命者六七人挈長瓢荷大壺以濁醪素琴會於黄神之谷興也寀谷

之西頂實三峯東面石壁叢倚東為洞壑乳竇潛泄噴成盤渦兩崖合闢若與天接二三子將極其登探也至則繫馬山足披蓁石門入自洞口至於梯路躡連嶂而輿疊崿度嶇嶔而躡凌兢禽緣絶磴及横嶺而止澡身乎飛泉濯纓乎清漣想夫君侯我於花峯下碧空而嬋娟愛而不見搔首空山然後靡靈草以為席傾流霞而相勸楚歌徐動沂咏亦發清商激於琴韻白雲起於筆鋒是日也高興盡而世緒遺幽情形而神機王頹然

覺形骸六藏悉為外物天地萬有無非秋毫亦既醉止則皆足言以志仙跡且旌吾友嘉會之在山也

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

方今內有夔龍皐伊以左百揆外有方叔名虎以守四方江海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宴朋友嘯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兹虎丘之會巖巖虎丘莫吳西門崒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蹋鑠丹霞白雲於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芔煙掃除肅若

有待余與夫不亂行於鷗鳥者銜流霞之盃而羣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售兕觥既發賔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趨數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於斯時也撫雲山為我輩視竹帛如草芥頹然樂極衆慮皆遣於是奮髯屢舞而歎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皆賦以為此山故事

冬夜裴員外薛侍御置酒讌集序

二公以大司馬之命領浙河東西十有三州之政相與

周爰咨度乎均邦賦者三月矣當割而遊刃無間臨機而搶拔則獲由是在簿領之際無江海而閒冬十月辛未徵會于此堂醼朋友故舊也賢豪畢萃升降有序縫衣淺帶十有五人聲同故窮達不間意得而鄙恡皆遣肴芳酒濃夜寂琴暢慷慨言志駱驛舉白盱衡抵掌啞啞大笑三爵耳熱萬念如洗不復計名身之親踈憂患之去來也况他累乎既醉余以箸擊唾壺叩商而歌其詞曰

簿領日盈机知君傲煩囂飲和自忘渴況以初筵招道契跡自親誰爲列宿遥何用結同心綠琴復長瓢日月若走馬炎凉催斗杓一年解顔笑幾日如今宵奉君千金壽莫使歲寒凋是日禮成於易歡生於同滯憤積慘籑掃湯沃方今溟海始波世屯未康二公克壯其猶以立事爲巳任行當自致青雲之上不復與適莽蒼者羣矣吾儕浮沈其間與風水俱他日或潛泉戾天一離一合雲動雨散然後知今日樽酒未易再得將子無金玉其

音姑偕賦以卒既

送宇文協律赴西江序

復周正之年天子以潤州刺史張公休為豫章太守豫章之人既庶且富部從事縣大夫缺而不備先以檄徵協律於會稽時人皆賀豫章之得賢協律之遭遇君子則曰夫子刃之餘地不啻切玉封小鮮而用其鋩無乃不可乎夫子曰不然葢其不患秩卑而患已素飱不患國士之不我遇患遇之而不答苟有用我者吾其為執

射乎於是舉帆西陵是日于邁然後知大夫之感義而不私其身於越長路江皋暮春沉吟秦山悽愴鏡水豈不知今日斗酒明旦不共顧懷安敗名無勇也怨别傷逺非丈夫也苟將申其道而成其務則萬里咫尺少别何有二三子其詠歌之以代雜珮

送賀若員外巡按畢歸朝序

今年春上以富人侯為丞相百揆時叙九州賦錯方欲齊職貢之法崇底慎之典使六府修九叙成謂尚書吏

部郎賀若公貞明直躬特達公器才足以茂公蔵事政足以弘道救物故俾繡衣持斧廵撫江介分王命也公電發神機霜淬智刃其始至也問謡俗省疾苦命司書示年數之上下削邦縣之版圖實其衆寡以差井賦然後勞來安集宣皇恩而煦之如飢者得食寒者得纊使苞茅之貢必敘而杼軸之詩不作冬十一月命郡吏致事言旋于京師且將捧府檄於南陔侍版輿以西上禮也夫其由刑家以刑國資事親以事君奉慈訓不廢陳

力將君命不違色養忠孝之大者況姦宄以弭干戈將戢朝廷方以律令章程責成三府然則操六轡驟四駱周爰咨詢以成天下之務在是行乎翰飛方騁瞻望何及唯獻熟東閣粥成大猷使蒸人粒海水静農夫高枕及亦預焉凡執手於路者請偕賦鴻鴈取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以為善頌

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留洪州序

曩子之尉于是邦也傲其跡而峻其政能使綱不紊吏

不欺夫跡傲則合不苟政峻則物忤故績未書也而謗
及之臧倉之徒得騁其媒孽子於是竟謫爲南巴尉而
吾子直爲巳任愠不見色於其胷臆未嘗蔕芥會同譴
有叩閽者天子命憲府雜鞫且廷辯其濫故有後命俾
除館豫章俟條奏也是月也艤舡吳門將涉江而西夫
行止者時得喪者機飛不摶不高矢不激不遠何用知
謫南巴之不爲大來之機括乎由圖南而致九萬吾唯
子之望但春水方生孤舟鳥逝青山芳草奈遠别何同

乎道者盍偕賦詩以貺吾子

送王判官赴福州序

松梓楩柟茂於深山不能逃匠石之顧賢士君子晦其言迹不能使人不已知其勢然也之子言忠信行篤敬以文雅麗則括而羽之而世皆覿頋我獨儉德吾固知長風六翮必有時而去及御史大夫李公之命介也辟書四下果以嗣宗為首歲二月載驟四駱脂車而東閩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嶺外峭峻風俗剽悍歲比飢饉民

方札瘥非威非懷莫可綏也議者其謂君臣戎幕以義佐師律以禮報國士以直導羆人以德使安危懸於指掌勝負決於談笑則咨謀之道弘矣豈椎髻殊俗覆車畏途足爲志士之怵惕哉凡我出祖者亦既偕賦

送薛處士業遊廬山序

薛侯敦於詩固於學敏於行時然後言言而寡尤口不言祿祿亦弗及識其真者以爲永歎而薛侯居之澹如君子哉若人也方以城市鄙於丘壑倦遊不如嘉遯是

日也拂纓上之塵西遊廬山山上有峰頂大林下有東林西林化成遺愛六寺惠遠道生二公昔常眷戀於斯焉屐痕屐齒遍滿崖谷神期肹蠁恒若對面之子之往獲心契矣苟藏器於身時行則行大之將來隱顯一致彼安貞者其或為利涉之樞機乎趙補闕驊王侍御定張評事有畧各以文為贶記行邁之所以然余亦持片言用代疏麻瑶華之贈

毘陵集卷十四

毘陵集卷十五

唐 獨孤及 撰

序中十五首

送韋員外充副元帥判官之東都序

送孫侍御赴鳳翔幕府序

清明日司封元員外宅登臺讌集序

送澤州李使君兼侍御史充澤潞節度副使赴

本道序

送屯田李員外充宣慰判官赴河北序

送歸中丞使新羅弔祭冊立序

送渭南劉少府執經赴東都覲省序

送餘杭薛太守入朝序

序

送韋員外充副元帥判官之東都序

太尉臨淮王之秉旄淮沂也天子命公為介洎臨淮薨而相國太原公繼授兵符盡護東夏諸將亦表公叅成

周軍事如初命故事登掖垣者不驅傳居諫臣者不就辟將使其能必易其秩故自左補闕爲尚書郎元年仲春始以使節赴洛陽經大盜虔劉之餘頑民雖遷汙俗未返三軍之心注於帥帥之耳目屬於叅佐以公貞諒文敏能恤大事且成宣之後也故以部從事咨馬夫民殘則訛訛則流禁流莫若以德兵不戢則翫翫則暴禁暴莫若以信建信與德以爲幕中之畫緊吾子是冀將賀不暇别於何有我飲餞者姑以詩代路車乘馬

送孫侍御赴鳳翔幕府序

右扶風之地跨枕隴蜀扼秦西門帝命司徒爲唐方叔開府之日搜賢自貳於是孫侯以監察御史領司徒掾夫子卿族也用文學纘緒而兄弟皆材伯曰宿以秋官郎辟丞相府仲曰絳拾遺君前及余爲寮夫子則以貞幹肅恪之能入主方書出佐戎政花萼灼於三臺時人榮之二月丙午乘傳詣部人謂扶風於是乎有三幸獲白額而南山有採藜藿者一幸也（先是司徒於南山擒賊帥高玉）今之

操兵者如虎而司徒仁而愛人二幸也其府君則賢其幕府多士而孫侯懿之以文德三幸也恪於德以臨事度其義以從政力於忠以成績吾子勉之其蔑不濟矣士爲知已者用豈干榮乎請居者歌之持貺行邁

清明日司封元員外宅登臺讌集序

可以排天下細故使憂恚不作莫勝於酒况與同志者共之復遇司烜出火勾芒宣氣天地氤氲煕我以春乎是日也卉木羅其庭除柔嘉充於圓方言必遺累笑必

造適故談話不及朝市跡無町畦事不機括故和樂不
待笙磬主人有才子四人侍酌於前臺下有南山倚庭
碧草芊芊溝塍圃畦如龍鱗龜甲芳樹繡布白花雪下
於是一觴解頤再觴解憂三觴忘形而傲隨之商絃數
奏墻陰移而坐客醉手持濁醪笑向朗月夫以世道之
多故年歲之不吾與也若憂患歡樂衆寡之不侔苟來
者猶可追無亦顧隙間之駟以鐏酒買笑余敢惜費貽
青春羞凡今日娱莫我若也吾乃今日視薄遊空名如

爭蝸角又何用知接輿伯夷不愚於杜康乎顧謂滿座

展詩以贈亦命夫四子者志之

送澤州李使君兼侍御史充澤潞陳鄭節度副

使赴本道序

今歲皇帝擇可以守四方之臣分命大司徒凉公作藩

岐陽平秩西夏凉公季弟曰抱真敬事好學仁勇忠信

凡仁則不偷勇則不撓忠則能力信則人任焉故天子

器之方倚以骨附使宅高平綏厥有衆董次將之任且

以柱後惠文冠冠之詔下之日軍府胥悅蓋蕭何守關中舉宗詣軍而凉公荀方召之寄亦以愛弟居東旅於行間忠之大者夫高平上黨之地當趙魏燕代潞之咽喉太行恒山爲之襟帶公居有專城之任行有亞旅之職其略足以固其封疆其惠足以柔其民人勗哉夫子進吾往也伯兮仲兮執兵之要謹身以肥家自家以刑國高平之政可以未行而窺矣彼瞻望佇立壯夫恥之非歌詩莫足以贈

送渠郎中奏事畢歸幕府序

元年夏相國凉公將城汧陽百里二城即戎于境先命從事兵部郎中安平渠公鎮如京師請王命且料民以調兵食五月甲戌至自雍危冠上前手畫地圖以兵機軍儲屈指條奏上甚悅事下三府六月庚戌以璽書還雍改轅而西既犯軷於是追送者皆賦美使臣專對以直而君遣使臣以禮詩之所由作也公嘗以郎官宰昭應昭應之賦均人和衆事相府相府穆穆令元帥七萃

之士萬計以王命伐不庭公章甫其冠縵胡其纓咨諏乎韎門討軍實以輯戎政霍衛之制勝營平之威謀子姑佐之固亦整軍經武將王室是獎豈載驟四駱皇華原隰之謂秋晚葯勁隴闗雪下企予望吾子以班固之筆札銘崆峒山而還悠悠我思章句以贈之

送成都成少尹赴蜀序

歲次乙巳定襄郡王英乂出鎮庸蜀謀亞尹僉曰左司郎成公可温良而文貞固能幹力足以条大略弼庶務

既條奏詔曰俞往公朝受命而夕撰日卜十一月癸巳出車吉尚書諸曹郎四十有二人歎軒騎將遠故相與載籩豆醆斝刲羊鱠魴脩飲餞于肅明觀以為好飲中客有賦蜀道難者公曰士感遇則忘軀臣受命則忘家姑務忠信夷險一致患已不稱于位於行邁乎何有言訖抗手建節即路且以紛帨刀礪侍輕軒而西凡強學以修業積行以取位赴知己不為名適四方不違親卿大夫之孝也吾子其無忘可移之忠將咨度是務使岷

峨其父苛慝不作天聽自民誰謂蜀遠别細故也豈䖝芥乎凡今會同非詩無以導居者之志

送吏部杜郎中兵部楊郎中入蜀序

二公罷東西曹草奏啓事之劇而參軍西南時人或譏朝廷易其大而難其細及以爲不然方當天子命將帥以守四方丞相秉鉞爲唐南仲擇佐命介宜先才者事孰大焉彼採薇出車以遣役勞勤我則異於是受王命者不言勤赴知己者不憺離今日斗酒姑展交好遂以

道吾四方之志亦使满坐歌二公乎

送商州鄭司馬之任序

往歲司馬宰湖而湖人安輯大駕東狩之往復也供帳職辦天子以為能故寵之以兩綬勞勤也今兹佐商增秩也人謂使人任器之道當處司馬以劇而覩其利用司馬曰與其徇名以利人寧勤身以安親況佐郡之逸乎於是五彩其衣是日南邁流火戒節寒蟬嘹唳嶢關白雲片片秋色二三子之感時傷離者斯可以言詩矣

送洪州李别駕還任序

别駕以嘗宰三縣佐四郡未始不以廉直為已任亦未始以廉直衒已名仕有餘力則寄傲於琴趣遠是以曲高意精是以聲全得於心而形於手故非外奬所及當其操絃如操政焉時人知其琴不知其政善而無伐光而不耀故也今也來斯上台解榻卿大夫士從之如不及時因觀操縵之妙可以見從政之道是行也吾子其懋修乃德恪儆爾位夫亦將抑與不暇求於何有唯湯

湯郢音明旦將遠廬峯湓水大江間之風景可同而聽不可共由是衆君子賦詩以壯別且曰備折楊皇華之韻用抒他年之相思

送韋司直還福州序

遠别非難行路難行路非難相逢難始者與吾子會于撫以吾一日長乎子子嘗敦弟兄之好而不吾先自雲搖雨散凡四悲秋而一會面亦既道舊别又繼之斯可以愴矣然君子患德之不逮不患人不我知吾子克慎

厥身以荷先大夫之覆露賁然將命爲邦司直被服文行而鏃礪之揚其家聲吾唯子之望豈行邁與聚散足貽志士之忻戚乎是别也祇以歌詠貺吾子而已

送潁州李使君赴任序

公之爲潁州也朝廷以不失人爲明潁人以得父母爲幸公獨以去色養爲戚故執事者難之其爲公謀者則曰受命忘家公也愛親讓禄私也君子不以私廢公不以孝弃忠況國家方親親賢賢而當潁人徯師長之日

可以此時急聞禮而緩君命乎公曰諾然後明日朱兩
轓而東竭力致身之誠於是乎全矣方當輯寧疲人襦
而袴之宜其大王事而小行役豈徂暑之熱遠道之思
與前期之難足攬胃臆賦詩贔别于以持贈

送屯田李員外充宣慰判官赴河北序

秦吳燕宋之别昔人所愴若君子以令德佐王之使臣
將命以適四方當用文教柔遠懐威示德則其舉也可
以悦其愴也可以遣況吾子家本全趙倦遊一紀駟馬

以過故鄉足展南枝北風之思買臣歸越相如還邛古今相望是可同轍明日渡滹沱涉桑乾布王澤覽風俗之暇爲我問蒙臺蒯丘厥狀何似平原樂毅故事存否歸而揚攉用廣異聞夫道别離者緣情而已

送歸中丞使新羅弔祭册立序

儒家流鮮肯冠獬豸冠者天子以公身衣儒服力儒行行之脩可移於官學之精可專對四方是故公任執法之位且使操節以濟大海頒我王度于大荒之外夫新

羅嗣王以喪訃且請命于我我則歸賵繼好以策命命之實懷遠示德禮之大者夫亦將弘宣王風誕敷徽言使鷄林塞外一變可至齊魯不然歸公何以不陋九夷之行也盖行於忠信者無險易拘於王程者無近遠故公受詔之日則遺其身視涉海如蹈陸謂窮髮猶跬步豈鯨怒鼇抃足戒行李凡以詩貺别姑美遣使臣之盛云爾

送渭南劉少府執經赴東都覲省序

彼狗名者者遭時多故乘地高勢罕不爭先鞭而務飛速以誇當代獨吾子以文行裕蠱思不出其位奉羸金之所遺羞地芥而不拾其初以筮仕也典校祕書祕書之職脩尉于渭南渭南無粃政歲二月以紛悅鵂燧歸覲于洛白華之戀也和氣用事春物滿眼之子于征五綵其服想成阜花合轂洛水大是吾子拜嘉慶悶清高之日歟夫克家而家肥策名而名彰居官而官辦孝之大者則貂蟬羔鴈在子外府姑務遠圖何嗟少别到洛陽

爲我寄聲謝嗚皐故山抒離如之何詩以贈遠

送餘杭薛郡守入朝序

有大道者遺小成之迹抱宏略者非曲士所見公嘗以匪躬之故三入承明時議用舟檝期公者七載矣而猶建隼河壖洗幘江島興貝錦之歎詠跋胡之詩豈不以名至盛德至廣而厦材多節夷道若纇乎今天子受宣室之釐忽思賈誼以謗書之篋先示樂羊且搜玄珠俾詰丹闕則巨鱗方縱未可料也雖欲抱黄老之術與赤

松子遊公器所歸難乎免於珪組矣夏五月弭棹雎渙
脂車而西火雲成峯郊草如織誰謂秦遠跂予望之有
以見升赤霄捧白日在此行也謂攀四壯者各賦南山
有臺之四章取樂只君子德音是茂以爲志云爾

毘陵集卷十五

毘陵集卷十六

唐 獨孤及 撰

序下十四首

送六合林明府赴選序

送崔詹事中丞赴上都序

送李副使充賀正使赴上都序

送孟評事赴上都序

送柳員外赴上都序

送崔員外還鄂州序

送朱侍御赴上都序

送少微上人赴天台國清寺序

送陳贊府兼應辟赴京序

送司華自陳留移華陰赴任序

序

崔中丞城南池送徐侍郎還京序

侍郎昔為河南督郵河陽令其解褔也東人思其遺美今出入夷險歷二十載而一來驄樹未老佐吏半在公位望章綬輝光城邑觀者榮之而東都主人亦以籩豆醆斝徼會修好之不暇凡萃止十有五日而去去之日主

人歎瞻佇之莫及也故又釃酒於此池池上有雙綵艫與竹齋對布賔主位於罇之左右而蘭臺金閨建禮承明之英十有八人序列其次池外有闕塞雙嶺遥作外户嵩高逶迤數峯當窗伊洛春樹若刺繡布錦仙桃火燃顧我則笑於是遊眺之不足則舉白以相勸而狂歌送之唱棹鳴根簫鼓陳乎其間醉中疑三江五湖去人不遠謂千慮萬事無非安作況少别可以與愴乎但駟馬行塵明日將遠登臨無賦謂罇酒何宜歌而詩之且

以見追攀者之志

送蔣員外奏事畢還揚州序

揚州牧趙國崔公使其部從事侍御史吳興蔣晁如京師條奏官府之廢置歲月之要會其來也吳楚之衆君子酒而詩之而薛水部弁李司直翰雙為之序以冠篇首既將命趙公拜左僕射蔣侯加尚書郎之位其還也之子日執書卷以言於朝曰始者與數賢別賴斯文故常若在眼今幸而遷秩行車在門明旦離羣想今日之

會亦猶於此而思彼也非置書袖中人謂我何然後西人之舊者皆賦韻道别而鄙夫和之詩大畧盖美蔣侯以才智任職有周爰咨諏之用而將事不墜專對不辱能一其心以佐大府之政政靡小大唯公是謀謀之臧歸於府不知我者則謂我專趙公所以有成瑨坐嘯之論而無慭示樂羊謗書之篋而不疑斯可謂之明矣今也于歸胥曳兩綬然濁涇素滻春水始生秦原青青諸草皆秀可共樂也而又别焉凡我同僚是以有瞻望不

及之歎故送遠之志悲形於文

揚州崔行軍水亭泛舟望月讌集賦詩序

言同者無約束而信心同者未謔浪而樂聲應情至則不俟外奬況遺言之言造適之笑與盃中物池上月風中絃五者合以䀝余歡其可勝既乎于時衆君子樓公翰林如翔鳥之得茂樹也至是登于仙舟泳彼新流掇芳翫奇以永今日日不足故用夜漏繼之羽觴未及數覆銀河横而金波上樂作神王百憂如失而絃繁管清

悲歡交乎其間則高歌爭進或道舊以泣酒酣意真樂極感至故也當斯時視身後之竹書禺銘猶稊米芻狗也況細故乎二三子醉猶能賦且酌且詠余屬而和之其詩云

明月借秋興流光在此池山公顧我厚酩酊稱未疲勿謂嘉會易但憂離别隨飽君醉中德敢使松心移

送武康顔明府之鄂州序

多故已來干祿者進必欲速大抵悉棄夷道而趣捷逕

顔子獨曳儒服非其知巳之命不苟合非稽古力所致不妄動今其来斯也不以賄不以名不以遊眺挾策讀書藝成而去君子哉若人耶將以特舟片帆泝洄於大江秋濤之中涉彭蠡歴西塞浮于潛踰於沔吾子安於忠信亦宜安於風波況滔滔江漢茫茫禹跡乎於此乘渚返顧齊吳榜以擊汰其聲可想司馬子長浮沅湘窺九疑亦此路也足以覧古秉興窮極視聽行將捜異不暇懼於何有凢今賦詩以抒居者之思且用勗吾子四

方之志云爾

送六合林明府赴選序

今之為邑者祗事趨辦而已矣之子獨以公廉不苛聞於朝夫公則能力廉則不茍不苛則無害六合之人飽是三德故家肥人讓而名隨之其黜陟幽明之日首冠賢能之選也宜哉上方勤恤人隱渇良吏如不及之子令問將與位偕行當見函洛春物迎馬首於千里之外勿謂蕪城衰草足愴遠別二三子何以持贈其歌詩

乎

送崔詹事中丞赴上都序

初公由尚書郎出佐蜀郡無何熊軾暢轂專席而坐休績布於巴漢天子器之時人謂公逸足駸駸視公卿猶步武耳既而剖符驅傳出入吳楚專五城佐二府府罷身退復藏於家出處之道歷二十載而未光知公者不堪其歎公未始屑於胷臆貞直廉讓之德內充故也夫貞則專直則固廉則不競讓則後時故其寵不及而名

益茂也宜哉今上方厲精熈載用官人安民為急百工以釐不至者知罪故公朝責然伏軾入闗時然後行動而不格在是役也銷憂者莫若酒酒中樂酣可以道千里之意者莫若文羣賢詩之以送遠蓋古人雜佩以贈之之流也

送李副使充賀正使赴上都序

之子領秘書著作於是邦叅我軍事事必肅謀必忠居處必恭三年矣而身無擇行職無粃政政之和非吾子

曷頼今兹將東諸侯之命朝于京師稱壽之儀舉專對之才達是行也將為度材者所得豈復顧池中乎正月元日和氣資始大行設九賓于蓬萊前殿皇帝輦出百辟奉賀公將以此時捧章奏於雲陛之下得觀虞舜之九成簫韶塗山之萬國玉帛況惟仲氏典司宸翰崇棣之華交暎於朝斯可謂之榮矣懋修乃職尚慎行邁勉從欒伯之戒將復臧孫之烈至如遵大路之歎不足為吾子設矣吾嘗同寮且士龍之執也江樓醉別何用贶

遠以其章句當佩玉璦琚乎

送孟評事赴上都序

孟子以鄉舉秀才射策甲科二十年矣同時中楊槩者今或蔚為六官亞卿或彤襜虎符秩二千石而孟子猶羸馬青袍客江潭間遇與不遇何其寥曼也然君子不患貧患業不修不患位下患道不行孟子言忠信行篤敬好學工文令名藹然今茲入關有司之喜也諸公展相遇之禮其肯不以推之輓之為已任耶三月四月之

交澧灞之間王雎飛鳴草木暢茂是吾子彈冠之時也
二三子不可以不賦

送柳員外赴上都序

初弱用之拜也吏者隱者相見皆賀曰朝廷搜賢不遺
卭壑中人則搢紳之賢者日至矣未有賢人至而太平不
興者而弱用獨以衰疾行邁為憂諫議大夫昌黎韓幼
深貽弱用書曰君子之命知已之遇其可易乎由是不
敢言病即日戒路夫君子之道進不苟容退不懷安不

以欲咈人不以私棄公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弱用之用心也仁矣哉與夫捨龜觀頥自盛以槖者異矣方今主上用文思柔遠魏邴謀謨唯賢是渴想見厖眉大冠俯僂於朝廷與公卿大夫言三代故事出入金馬石渠之署國人孰不宜之今之史臣樂安蔣鎮博陵崔儒頃與弱用同以德進儻與夫二君子道舊必話鄙夫疲於郡齋之狀勿使不知我者謂我不思若夫抒今日秦吳之別斗酒之外詩而已矣

送崔員外還鄂州序

員外曳朱組擁使節將鄂州牧御史中丞吳公之命方舟如吳祇役蕆事肆覲伯姊展歡申悲浹辰而還飲水恪慎夙夜匪懈孝悌友恭形於容止追攀者觀禮於公見公之仁緊公之先德與位偕由大王父已下一門三太子保傅二御史大夫一宰相四二千石家之範可形於國今則兄掌冬官弟列郎署閨門怡怡花蕚相鮮欲辭必復之榮朝廷其肯捨諸永言夙昔將繼舊好惠而

顧我其敢不以久要為答雖嘉肴充圓方旨酒盈樽罍祗攪别緒不足慰瞻望不及之歎故可以於此乎言詩

送朱侍御赴上都序

子以才茂經明鄉黨蹈仁起裼衣四五年起參夏口軍事同時諸生有未登賢能之書者公以惠文冠出入殿中蘭臺其以文章干祿何啻如拾芥吳中賢士大夫由是益勸今復戒鞅而西言赴所從昔陸士衡入洛張華如舊相識之子之文章粲然有昔賢風彩彼茂先之徒

其肯捨吾子乎將予獻詩著論特備風雅以宣上德抒下情爲已任勿獨誇吳趨閶門之廢興辯蓴羹羊酪之優劣而已急賢之日何患人不已知九今贈别皆吳士也

送少徽上人之天台國清寺序

或問上人曰文者所以足言也言説將忘文字性離示入此徒無乃累一相乎答曰稱示入者過矣以習氣未之泯也率性修道庶幾因言遣言故欲罷能之而未能耳

時人謂上人為知言知道歲次乙夘自京持鉢而来給事中天水趙公涓賦詩抒别卿大夫已下屬而和者二十七章既而飛錫濟江休於晉陵又東至於姑蘇將涉震澤踰會稽上天台至國清上方而止趣静境者不料遠近登漸門者不計歲月則上人還期詎可知也上人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諸公將議遠别得不以斯文為贈乎

送陳賛府兼應辟赴京序

初公讀梁竦傳始慨然薄遊恥揭其公器退而耕於楚縣知言者以為子真吳都禦寇圃田卜商西河與公道雖不同其操一也羿工於中微拙於使人無巳譽固知大名之下天爵難讓十二載冬十月果以公才徵龍泉自惜蹔隱牛斗之次美玉無脛竟為秦人所得且晉以梁山名伯宗漢以明堂延申公尊德問禮於斯為盛況朝廷頓八紘久矣頃來儒服立於魯人之門者公祇命台鉉將濯纓而朝矣當貞女不字十年反常及大翼怒

飛知一日幾萬問離羣何贈請賔賦車乘主人賦南有嘉魚以代零雨之什

送司華自陳留移華陰赴任序

去年春公自京兆北部尉謫掾陳留議者或歎公大才未光直道而黜君子則曰否患德不立不患遇坎始用舉至是雖速謗何傷有才與時不遠而復其明年春肆大眚冢宰量殿冣厚薄以令聞遷公於華陰然後知朝廷之録用也華陰者左崤函右雍州潼津鐘池綴於分

野長河太華為之襟帶甸近所以難其選地雄所以寵其
秩公將以利器刃物清機臨人吾見岑公孝不得專美
於南陽大火初落旲天欲高遠山雲開歸路秋色請各
抒别操使行者得歌而咏之

毘陵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毘陵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劉蘭樹

毘陵集卷十七

唐 獨孤及 撰

記述十二首

風后八陣圖記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江州刺史廳壁記

吏部郎中廳壁記

記述

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幷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絶小者作慝盧山冥阻中冀上帝憑怒下土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

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光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宫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内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虵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竒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彼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虎

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旣而圖成鐏俎帝用經略北逐

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

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寘寘時亡而圖

存鳴戲聖跡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九

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

江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獩貊西拓大夏然則

聖圖幽賛未始有涯唐天寶中客有為韜鈐者得其遺

制於黄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之朕在我股

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黄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升平堙淪不書臧德其沒及旌諸圖側以為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上元二年豫章冠盖盛集記

鳳凰鵷雛翔於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方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接苗民之遺墟非觀風按郡參事蔵職則長者車轍莫由

至也歲次辛丑孟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於淮泗是役也以蜂蠆竊發華夷震驚執事者匪遑啓居亦既播越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甫克振遠略㲉為長城且修好于鄰侯從交相見敦同盟戮力之義圖靜難勤王之舉故三吳舟車八使冠蓋名公髦士羣后庶尹輻湊鱗集其來如歸於是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峘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史試鴻臚少卿韋公儇至自

京口蘇州刺史韋公之晉至自吳廬州長史前尚書右丞徐公浩至自合肥由是越人吳人荆人以其孥行絡繹漸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弘舸巨鷁舳接艫隘轊車鸞鑣轊挂轂轚每講射合禮賓主好會峩星弁執象笏鴈行而揖五十有九人凡處八座一歷中司者三尚書司轄者二建隼旟者九冠獬豸者十一其載筆掖垣曳裾廷寺八曹環衛典校蓬萊者印纍纍綬若若架肩於宇下翼如也夫衛甸侯也以多君子而夸列國梁孝王漢

寵弟也有郄枚嚴馬之盛而焜燿後世孰與以一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濟俊乂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鵷鳳羣翔而萃止不若也彼昔人所評方斯其陋乎歲二月楚氛掃除江介底定然後皆整歸旆分鑣言旋縶維莫從音徽將遠不頌不述後嗣何觀公於是謹而月之且列其爵里名氏於館俾來世知衆君子之車塵在此境也

江州刺史廳壁記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䲡史賀即其人也秦以來國化為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浸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于公堂而春秋檮杌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江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為九而廬山溢水周于雉堞洞庭彭蠡為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迄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大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之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

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璽節旁午羽書絡繹走閩禺而馳於越必出此之路而防虞供億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令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于心則槃曲臃腫迎刃而解況美材乎故公以發硎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人每歎曰茫茫舊壤千載在目覩乎版築則灌嬰之業皎而存焉

披乎圖牒則温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以來百四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纍纍纍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揭而書之以為九江郡國志

吏部郎中廳壁記

太微五帝星座後十五星曰郎位秦漢之君則而象之乃建郎官至魏世祖分尚書曹為六郎各六人今之吏

部魏之選曹也掌選舉銓覈以正公卿大夫士羣吏之
品位凡廢置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郡縣會計致
事而郎官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于郎中
郎中之選非楚金百煉旅弓六鈞弗與也故居官者不由選
曹郎而進罔以見其才之餘力亦猶劍刀之刃未嘗刲
大輒切大玉則雖曰我且必為鏌鋣人猶疑之由其途
而昇必驟周三臺翰飛兩掖登喉舌秉刀尺者什六七
諸曹郎莫敵也歲在乙巳河南賀若公用貞幹諒直實

莅厥位往歲公為員外郎也東曹朗然如得水鏡治餘杭也吳人熙熙若逢陽春今也來斯八法在手操割成務彌綸舊章悉如初政嘗以前哲軌躅我之韋絃而武德以來廨署鼎新者數官曹易名者五若姓不表年不紀是廢德也將來何觀故謹而列之俾我曹之春秋存乎座右其選部司列及天官文部之目各因其所草時之先後冠於其首以為志云

太常少卿廳壁記

太常掌玉帛鐘皷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神人鬼地祇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别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位亞一等以少叅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為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

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屋壁史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曰賢者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韋而弦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為之志

金剛經報應述并序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掛玄冕心冥真

如昔常奉般若法以弘正見雖顛沛造次必與經俱十有若干年矣皇帝中元年冬十月車駕有避狄之師百僚蒼黃南馳商於公為盜所攘而亡其經其往也匪家之念唯經是悼行與其獲七寶也寧見經生與其亡四句也寧捨身明年王正月大駕返正公為京兆尹痛弘誓之未從也則唯經是圖末得於玄法寺之藏人以送公發函披卷乃商於所亡之本也問守藏者亦曰不知其所自而能得公瞻禮悲憙捧持而泣然後知精專感

達故隨心而至昭報肸蠁其疾若荅顧謂孟子太常博士友順志之或曰得與喪偶然爾何必謂誠感乎及對曰誠於此者形於彼故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此以仁義忠信感於物者也況第一義諦超貫仁義自在惠力不啻忠信則因發而果從心誠而經還是法味幽賛非思議所及豈佛以般若之雨啓公善芽使因相以獲願進登乎無願法之法歟不然何心境玄合若律呂相召歲在乙酉公以異見告及跪而述之曰

上士勤道精誠若馳願形於心報亦隨之至感無礙經斯來歸獲公身田俾公斷疑公之善根疇可度思

琊瑘溪述并序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饑者粒流者占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釃其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方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琅琊邸而為鎮東也甞遊息是山厥迹猶存故長夫名溪曰

瑯琊溪他日賦八題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歷六年歲在辛亥春二月丙午述曰

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濟不刋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竒公潤飾之流為廻溪削成崇臺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恠石磑磑湧湍濤濤洞壑無底雲興其閒仲春氣至萬木花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雪公登山樂山者畢同無大無小乘興從公公舉觴酒酒酣氣振溪水為主人身

為賓捨琴詠歌同風舞雩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轓徐驅石門松風聲類笙竽於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涘峴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繄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歎息者挹我於泉乎已而

盧郎中尋陽竹亭序

古者半夏生木槿榮君子居高明處臺榭後代作者或用山林水澤魚鳥草木以深其趣而嘉景有大小道機

有廣狹必以寓目放神為情性筌蹄則不俟滄洲而閒不出户庭而適前尚書右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甚遠欲卑其志而高其興故因數仞之丘伐竹為亭其高出於林表可用遠望工不過鑿户牖費不過剪茅茨以儉為飾以静為師辰之良景之美必作於是憑南軒以瞰原隰冲然不知錦帳粉闈之貴於此亭適也亭前有香草怪石杉松羅生密篠翠筠臘月碧鮮風動雨下聲比簫籟亭外有山圍溢城峯名香爐歸雲輪囷片片可數

天香天皷若在耳鼻是其所以誇適客而傲漢貂者百里奚爵禄不入故飯牛而牛肥盧公恬智相養於是竹亭構而天機暢甞試論亭之趣夫物不感則性不動故境對而心馳也欲不足則患不去故意慝而神王也耳目之用繫於物得喪之源牽乎事哀樂之柄成乎心心和於內而事應於外則登臨殊迹其適一也何必嬉東山禊蘭亭與志蕩目然後稱賞公欲其迹之可久故命予為志

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二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棁之華不斲椽不剪茨不列墉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虵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萬狀綺布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到謝公之屐齒不及巖逕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凡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日

緜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搆迺塈作我攸宇於是
不崇朝而攻木之功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
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于是
手彈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八極萬類攬
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使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脩
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嶺闉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
迹鬱堙是貽林澗之媿也故志之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於是賓客有底止覊旅有寄寓而是邦也與兩粤七閩犬牙其疆守官者以為地遐途窮而瑣瑣行邁之罕到也則殺其禮而闕其物焉無修除之備無井樹之設及賓至則候人不為導里不受館而盤飧薪芻之貺棄如也由其途而往者僉曰陋如之何是歲也台司審縣尹之寄擢王公所為南城公至之日則考于事典陳其藝極視年之上下去民所疾苦凡三月而南城之人和於

是飭厩置以候賔客葺旅次以待覊旅夏六月築其館
辨其域于道周作新亭於館之陽厦屋耽耽俯瞰濟壑
賔位在左主位在右然後剗墝埆堙坎窞以為大逵屬
之于溪設雙航于清津以備經度每將之迎之則自郊
勞至于致餼無曠禮無違物而兹亭之經始也取廢徹
之材以移用用迺有節入鞭扑之贖以庀工工忘其勞杜
燥濕之虞以憩賔賔至如歸三者不愆于素功是以懋政
是以立若行者有犯軷之餞居者修飲餞之好登斯臨斯

釃酒以贈之則溪雲竹風生於棟牖而綠野青山為吾庭衢三爵之後可以送千里之目道四方之志焉茲又勝會之佳境也凡底績以興利革故以謀始修禮以備物偁功以成務政之大者宜其刋作者之茂實以示後嗣不然他山之石何以在茲亭乎是歲廣德二年也

鄭駙馬孝行記

特進駙馬都尉滎陽鄭潛曜字某睿宗外孫𤣥宗之甥代國長公主之才子也膚敏而文生知純孝開元中長公主

寢疾公年二十八觿燧侍左右帶不觧面不靧者累月甞藥請禱憂懇備至而疾無瘳乃刺血濡翰書為策祝請命於上下神祇願以身代親之身乞靈祈死泣盡繼血既而誠達於神感而遂契徹筵俟命焚其章草獨神道許三字在乎煨燼之中翌日長公主疾間公固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公之客尹靈琛之辭也向微靈琛言之則人莫知之者矣君子謂天道遠人道邇其死生冥運吉凶陰隲未甞與人同功也而孝子竭誠上𤣥

為感神符靈貺來若響荅乃知行或精至則幽明不能逃其應而况人乎鄭氏之子其事親也可謂孝矣惟武王周公與天合德三壇之祝宜有丕應若公者也在綺襦紈袴之中非有植璧秉珪之禮而精誠上達神亦降福非德性純至其孰能致感如此其速者歟公開元二十八年尚玄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公主柔明而賢輔佐以禮公力行好學處貴不驕跋履夷險無替忠信歷太僕光禄嗣滎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十餘載

克荷大業而崇其家聲善而必慶為不誣矣懼他日史

氏闕疑也故著之於篇

慧山寺新泉記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

有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迹而

披勝録異者賤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雞之

餘考古案圖葺而築之乃飭乃圬有客竟陵陸羽多識

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為賓主乃稽厥創始

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山之方廣勝掩他境其泉伏涌潛洩潗滀舍下無沚無竇蓄而不注深源因地勢以順水性始雙壂衺丈之沼疏為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若醲醴噴乳發於禪牀周於僧房灌注於德地經營于法堂潺潺有聲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能使貪者讓躁者靜靜者勤道者堅固境淨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於山發於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之功則水之時用不廣亦猶無錫之政煩民貧深源導之

則千室襦袴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若響荅其揆
一也予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於石

毘陵集卷十七

毘陵集卷十八

唐 獨孤及 撰

策書四首

對詔策

勑與吐蕃賛普書永泰二年

答揚賁處士書

策秀才文三道

策書

對詔策

問大象無體玄功陰隲雖稟生之類萬殊而含道之源一致是以至人垂訓將以利物演為真宗貽厥後學包括六藝周流八表或因事以立言或寓言而詮意至如交樂於天交食於地不相與為事不相與為謀善無所私惡無所弃施之於教何所勸勉經曰不爭善勝不言善應正直如繩平易如水常務斯道曷往不臻又曰善

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斯言信矣昔放勳欽明光宅天下人歌擊壤政叶雍熙可謂善乎建抱免乎拔脫宜其帝系蕃遠貽厥孫謀緜緜瓜瓞邁德垂裕何丹朱之不肖而祭祀輟乎又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以天下觀天下豈有二君乎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無賢臣誰與共理粤若舜舉八元致垂拱之化漢用三傑成霸王之業夏殷之末任佞去賢宗社淪亡為無匡輔經稱不尚賢者其旨何哉聖人立教專氣致柔故形

不欲勞性不欲竭深根固蔕可以常存則有周穆肆狂勞逸過度促齡損性都以為然又有惟静惟清守貞守朴二經之說何取則焉又聞善攝生者動與吉會虎不措爪兵難容刃單豹喦居水飲身代俱捐壽永色孺不免噬搏何衛生之不異而利害之頓殊子既洞曉玄經探微索隱矛盾若此何以會明側席虚心佇聞啟沃

對臣聞道之為物無名無形葢聖人酌而用之推而弘之取其精以修身用其麤以救物從本降跡散朴為器

於是有可道之道忘言之言其大畧雖以冲寂為宗虛極為體然妙用無朕故不可致詰今陛下詰其體探其宗豈不欲因言演教其教奚有夫長風吹而衆竅號則大無不動細無不應況陛下大道為風以鼓羣有臣則吹萬之一音也敢不唱於衆竅之末臣謹按天有施地有利用天之施以處其和謂之交樂分地之利以養其正謂之交食夫相與生於有為有為生於有事有事則謀名存矣善惡生於公私公私生於用用則棄名立矣

然聖人有為不為焉有事無事焉有謀不謀焉有善無善焉有惡無惡焉泯善惡於一致合同異於萬殊則妙門可存教父斯在臣又按道德經云天罔恢恢疏而不失常有司殺者殺之此不爭善勝之應也文宣王稱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不言善應之驗也周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正直如繩之效也經又云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此平易如水之證也陛下宏其言挹其道以為天下式四十有二載矣且復推功

外名不有不恃考言詢事若冲若欽詔臣等曰常務斯道曷往不臻臣緘生也焉知其辨雖然有一於此顧陛下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使神不遠於人人不遠於天天人合契如影響交應則甚夷之道焉往而不臻夫有國者必善建皇極善抱至道道之不存傾其宗遷其社之謂拔桀奔南巢受死牧野是也極之不建失其器喪其國之謂脫太康去洛汭幽王敗驪山厲王流彘是也至如堯知天懸在躬故以至公官天下天下戴之而不辭

知丹朱不肖又以至公禪天下天下去之而不怨可謂

邁德矣其後裔更覇迭王重之以御龍唐杜之代禄可

謂垂裕矣陛下興廢繼絶立五帝祠節春秋備其祭典亦

可謂祭祀不輟矣方之拔𫇭臣謂不同經曰不尚賢使

民不爭大哉聖人之知微知彰乎夫尚賢者國家之所

當先然古先聖人雖求賢審官其用未始不無為也而

聖人能無為於求賢不能使無為無迹迹存則有為者尚

之以為利於是有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其漸起

於一時之名其弊存乎千載之後不尚賢者非謂廢股
肱之任絶臣輔之力也葢欲因時致功功成則遺而遺
之因義立事事遂則有而無之無之則跡滅跡滅則爭
息爭息則於為無為於事無事雖八元以翼唐弼虞三
傑之戡秦滅項其無為無事一也若夫齊天地冥萬物
莫大於全真專氣致柔全真之本也惟清惟靜全真之
中也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全真之末也設教者三
合其道一以貫之雖逍遥與道養殊途然性情與力命

同轍苟因其合而較其分則子產不得不勞於刑政朝穆不得不逸於肆任若矯其肆任之性以狥刑政之端是續鳧截鶴虧其全矣故聖人以大猷御六氣之辯以大方合二經之旨明應變無方立言不一學者宜忘言以究其體統不可執言以滯於筌蹄經不云乎返者道之動惟動而常靜靜可以取則權足以合義義無反經凡養生者以本為精以物為粗閑其外慎其內迹不踐凶危之境故兵不能容其刃心不居馮暴之地故虎安

得措其爪句守其精而遺其麤故得於內而喪於外外內無以待其分則衛生之經悖矣謂之不異臣竊異之至如希微大體徼妙玄鍵陛下得黄帝之遺珠久矣雖廣成無所陳其至精傅説無所用其舟楫啟沃之問豈臣及之有黷睿謀懼殞越于下謹對

敕與吐蕃贊普書永泰二年

敕吐蕃贊普外甥朕共贊普代爲與國自我玄宗至道大明孝皇帝與先贊普和親結好將六十年仰思當時

之約豈為一朝之故實欲相恤災患永同休戚使代代子孫為兄弟甥舅如手足之相衛脣齒之相依自爾便息戍罷兵二境無征戰之苦金玉綺繡問遺往來道路相望歡好不絕贊普寧忘之乎自我國家有安禄山史思明之難朕以為贊普必有恤鄰救患之意豈知乘我之釁恣其侵軼煞略河湟之人爭奪汧隴之地又與朕叛臣僕固懷恩共扇誘回紇等諸蕃同惡相濟犯我都邑三年之間三至城下此實贊普苟窺分寸之利自弃

一家之信不念婚姻之好忍絶舅甥之歡累代親隣一朝併弃有目有耳者皆爲贊普羞之夫以小國伐大國且勞師襲遠而助叛臣有是三者神宜悔怒果然懐恩自斃回紇來降羌渾諸蕃内難外散天實有眼心可負乎朕頃以背盟不祥絶親不義寧人負我我不負人所以含垢數年未忍致討既不得已方思用師正欲悉天下精兵長驅西向弔人問罪然後凱旋上以雪宗廟之讎恥下以釋將士之憤怒自料以德征暴以大攻小以

信討詐以義罰不義當如沸湯沃雪猛火焚枯人神同力何往不濟籌議之次適會爾國使來云願修前好復如舊日覽書見意良用憮然欲不許則人來歸我欲許則信不可恃是以遣御史中丞楊濟往諭朕意且探誠款九月濟與爾國宰相某乙等同到得所寄書然後知事皆由衷言無虛謬再披來旨朕甚嘉之何者自非聖哲人誰無過過而能改亦古人之所善追思六十年之舅甥有先祖先賛普之誓約言在史冊信結天地豈

以小不忍而隳大體使百姓疲於兵甲兩主遂為仇讎貳過遷怒朕所不取敬依來請彼此結和而今而後不復念惡已令内外屯戍罷拆解嚴凡我二國洗瑕遷善經略封疆素有分地各守土宇爾無有侵永為親好復如開元中故事昊天上帝山川鬼神實聞朕言無謂不信冬寒贊普外甥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答楊貢處士書

上德無為其次為而不擾及為邦歲朞而人疲如初終

日以貢賦不入獲譴於上官遂以州比不調之琴思觧絃更張之義筭口徵賦以代他征意欲因有為以成無為為未著而人已告怨跡其所以然無德故也夫導政齊刑民猶免而無耻況權道以反經為用去德逾遠使無怨謗末由也已所喜幸苟有過吾子知之貽書見讓以直諒相益商也起予孟孫愛我吾子兼之矣愧辱嘉貺顧無以當之三復白圭欲罷而不能然來書所陳富人出萬今易以千貧人出百今亦數倍富倍優貧倍苦

竊詳雅言事或未然昨者據保簿數百姓幷浮寄戶共有三萬三千比來應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在於是矣每歲三十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謂之高戶者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貫以是爲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勝其任者焉得不襁負而逃若

以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杼軸不已恐州將不存茍以是為念安敢不夙興夕惕思有以拯之之方今為口賦誠非彝典意欲以五萬一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愚謂之可復使多者用此以為裒少者用此以為益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實存乎其中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而生竊料動揺不安以逋逃相扇者不過以規避之户與寄客耳此輩浮食偷安久漏差科惡同均賦稅之名秖思茍免若編户地著者雖驅之使逃亦

固不從今已擇吏分官以辨其等差量賦以分其數懸牓以示之信若信之不明分之或過等差之不均官吏之不仁困而後去誰曰不可乃未及知斂之薄厚辨之濟否望風聆聲遽告勞而逃斯豈爲政者之過乎顧禮義之不愆孰能恤叛者之言耶天下無不食王土之臣寧有不輸王賦之民此輩飲國之澤食地之利將薄斂以助逋賦則曰挈妻子而去之是與鳥獸蠻貊無以異矣其來旣不可以奉征稅其去亦何足以病州縣違之

一邦亦猶是也等不爲用又焉能資隣然計斯人之徒亦未必悉然固或有不去者焉庶幾其所濟猶大但不防之於微拙誠有之奉教三省躬敢不知罪子産鑄刑書作丘賦以救鄭國而獲譏於叔向及才不如子産口算不如兵賦而吾子之言過於叔向之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簿領拘限莫由詣展未見君子馳誠無極不宣

舒州刺史獨孤及頓首

策秀才文三道

問儒有安身以全德有殺身以成仁有狥名以行已有忘名以救物雖俱出於儒墨而用之不同聖人立言豈其無特操歟夫魏顆違命中生受賜伍尚赴郢伍員如吳四者孰孝比干死之微子去之太公投竿伯夷采薇四者孰義石戶竄於海上伯陽隱於柱下鴟夷子范蠡汎舟於越三者孰潔今欲考其本末度長以絜大較其去就合異以爲同渴聞貫之之道辯之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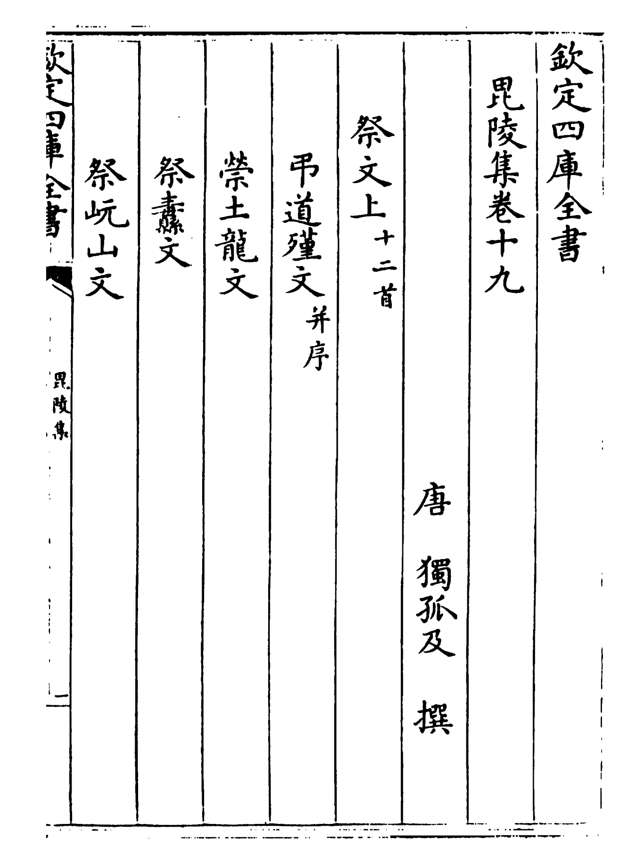
問黃帝氏以無爲爲政垂衣裳而天下順周人三千其

儀亦克用乂舜誅四罪天下咸服而成康恭已刑措不用致化之本豈不同源而文質殊貫損益相反以古範今何去何就孔夫子用鉞兩觀而魯至於道而宓子賤鳴琴愔愔單父亦化寬猛之際小大不侔比權量實其義焉在敷暢厥旨敬佇嘉言

問傳曰其君齋明精潔則神饗人聽故明神降之夫天地絪緼冲氣為人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至如晉崇實沈崧生申甫編傳穀城之老言發魏榆之石檮杌杜伯與

商周而存亡黄熊白毛將晉虢而興敗是何祥也根本
焉在二三子貢然來斯宜究乎天人之終始其悉數以
對

毘陵集卷十八



毘陵集卷十九

唐 獨孤及 撰

祭文

弔道殣文并序

辛丑歲大旱三吳饑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爲之空虛而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撑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已來不書或謂縣官處師旅飢饉之弊宜禳災于未然既將不時賑卹又苦之以杼軸故及是及以爲不然當陽九之戹陰陽錯而

災沴降天也非人也於是延陵包佶作道殣文蓋小雅
雲漢之流及亦斐然獻弔且告之運命云八風不和六氣不
均上天疾威大厲荐臻俾災流行殄殲斯人北自淮沂
達于海隅札瘥夭昏亦既毒痡匪路容網匪雁萑蒲飢
饉降喪淪胥以鋪人生寄世孰匪逺客嗟爾賦命天年
逼迫生不糊其口死不掩其骼曠野茫茫僵尸纍纍髑
髏崢嶸如堆如坻里閭無烟雞犬去之死非爾所鬼
其餒而水陷歴陽貴賤同傾秦坑趙卒肉填長平實天

不傭謂禍莫京爾復胡為無辜命并將天閼之則如勿
生司殺之網孰云孔明伊昔太古上玄同之世天無鞠
凶物無疵厲父不喪子兄不哭弟亦有華胥民壽千年
陰陽常和玉燭常燃彼何人斯而生斯時聖人既興大
盜亦隨外戶反閉賢愚相欺我先王乃作五兵固不得
已而用之堯舜既歿揖讓不傳黃鉞白旄謂之應天德
乃下衰干戈相連陽九祆興災纏凶年烏皆夜鳴人失
其全食盡力疲守死道邉不自子後不自爾先萬世一

時運有固然帝在法宫清問下民青旗鸞輅時令惟新叶風和布天下皆春爾往莫及委骸窮塵命不可問嗚呼蒼旻

祭土龍文

陽驕隂伏女魃作孽孟夏不雨至於是月后土將乾百谷恐竭天道下濟龍德正中宜甘其雨亦祥其風曰歳與時俾和而豐胡然屯膏物乃殄瘁民用艱食神將乏祀豈天不仁豈龍不智盡正直以是輔憫雲漢於下土詔列缺使舉火命商羊以鼓舞溺兮為雲霖兮為雨滌

我王土而毛之取我黍稷而膏之俾爾稼如茨俾爾穗如坻實廪實藏爲盛爲粢無貽龍羞俾神我欺尚饗

祭纛文

年月日都統江淮之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戸部尚書李峘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六纛之神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德是與若響之答敢有象恭滔天搆釁稱亂國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寵多難敢包狼心竊發蠆毒將敷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羣動昏墊皇

帝震怒俾勦亂畧命我上将底天之伐於是虎牙鷹揚之臣虵矛犀渠之羣横行而東我伐用張月弧雲旗已先啟行方将歴潯陽下南陵收京口掃建業斮梟鏡以釁鼓封鯨鯢為京觀俾萬里浪破三象霧廓令以令月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徼福于爾有神惟神降衷尚弼予志敢告無靡旗無絓驂無汰輈無僨車命五将護野萬靈並轂令天地氛祲望風掃除魑魅魍魎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為神祇羞尚饗

祭峴山文 一作皖山祈雨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充當州團練守捉使賜紫獨孤及奉勅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峴山神之靈頃緣亢陽不雨粢盛將敗敢以人欲乞靈於神謂必肸蠁遄賜介福俄以浹日未嘗降東潤礎不徵觸石無望稼穡盡瘁澗溪將竭豈有悔怒將為毒痡不然何瘨我以旱使滌滌至此令元元怨咨皇帝旰食下罪已之詔崇羣神之祀將以敬恭之懇邀福于明神

神其沛然迴慮驟降以雨使枯苗復生飢者得食上以應聖主乾乾之心下以副萬人顒顒之望是人性命惟神之存亡敢不以太牢少牢剛鬛翰音之薦以為明祀以報純嘏若猶陽固陰蓄蘊冲如初神則不明人將何賴亦當徹惟馨之奠寢嚴禋之儀祭禮興廢在此一雨敢固陳告庶無神羞尚饗

祭吳塘神文 祈雨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

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吳塘神之靈山作靈鎮神實司之人作神主及實尸之神非人罔以薦馨香人非神罔以降福祥馨香不薦伊人之尤福祥不降亦神之羞及剖符為邦今二年矣制節謹度不敢怠遑庶無罪悔以奉禋祀祀未豐絜政或頗纇實及之責非人之愆惟神祐之俾大有年今歲夏旱蒸五稼將枯田畯訴號靡知其辜神明豈不降鑒下土油然為雲沛然作雨使萬人歡康百穀阜滋灑我公田遂及我私我京我庾維萬維億豈伊人粒神亦

血食衆心顒顒非歳昌望望之濟否惟神所相尚饗

為吏部李侍郎祭李中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故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吏部侍郎李公之靈嗚呼天以純粹鍾美於公孝友慈惠公亷貞直事君以忠臨節有勇可以師表鄉黨儀刑搢紳宜荷百禄乃用三壽孰司物化曾莫輔德諸公不死公獨返真官不過八命年未踰六十豈五藥乖養九藏失節以及此乎將修短之域

窮達之數止於是乎前期幽報如所修乎俯觀生前亦
有恨乎昔公出入臺閣勤勞王事馳驅使車周旋天下
克已奉職一何正也姑蘇之役姦倖搆難公秉義勇誅
其渠魁海寇圍逼勾吳震駭公率羸師克翦大敵奇謀
生於死地貞節見於孤城夫豈惡生誓無奪志臨危致
命一何壯也濯纓來朝祗若王命三府高議方以黃散
浴公天乎無知不從人欲旅櫬委於空館妻孥恨於遠
道其來也駟馬朱轓其往也孤轊丹旐天子興悼台臣

雪泣情鍾我輩哀可既乎某乙等義惟寮友季卿等屬忝宗族歡愛如昨書札猶新伸眉未幾交臂忽失形骸留此魂魄何之鳴琴潺湲恍若在耳前路冥寞良遊無期靈之來兮歆此薄酹尚饗

為元相祭嚴尚書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黄門侍郎兼吏部尚書御史大夫嚴公之靈嗚呼天惟匪忱才不必壽冉耕斯疾顔回短命吉凶兆朕凡聖共感惟

公茂質見於芳年菌蠢九葩磊砢千丈頃嘗戡刀當代以智開物若發硎之刃決雲切泥長安浩穰憲網疎漏天子命公尹京執法能秉直道以張皇綱盜奔訟清周月報政巴蜀亟擾上為旰食公之攸徂亂亦遄已昆夷授首卭僰飲化乃加冡卿為天喉舌謂當任極台鉉壽如岡陵青雲可攀白日忽暮嗟來桑扈溘與化往孰云夫君而有斯命蘗蘭春敗大壑夜失非君興衰吾誰為慟昔公先中書以道消讒勝不踐袞職公復算屈短歷

卒無相印蒼生孤望前後同悲曩子論交於予投分形接意敵聲應事感俱涉世故累荷寵榮予忝台司公亦亞相大駕東狩獲陪屬車各負羇緤同扞牧圉誠節見於多難交態彰於困蒙顧言悉心共奬王室鎮蜀之役南北頗限猶易前期未嗟少别别未艾也死生間之夙昔歡愛令反為悲真宰何人壽夭誰司善而無報天豈予欺憶昨攸往火旗雹韜令也來斯白馬龍輀經書遂絶雞黍無期惜無寶劒挂君松枝旨酒一壺幽明此辭

尚饗

為楊右丞祭李相公文

年月日尚書右丞楊綰吏部侍郎李季卿吏部侍郎王延昌刑部侍郎魏少遊工部侍郎徐浩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故相國李公之靈嗚呼宗祏儲祉降神生公稟天純懿為國柱石負荷大業儀刑本枝九居專城六處八坐五領憲府兩登台司唯公廉忠信是務惟寬厚清静是守危言獻可未嘗脂韋取容直躬而行不為

權倖改操三巳無愠一麾乃出其茂勲崇名遺芳餘事輝暎策牘標準搢紳所蒞之邦于今頌美若鄭人之思子產周人之歌名伯謂公福如山阜壽登期頤為天子元老以弼成庶政澮與化往嗚呼曷歸何萬人之具瞻與天命之相違窺遺塵於臺閣想見公之容徽嗟道申而壽屈痛迹是而人非綰等恭承嘉惠昔嘗登門接後堂之懽娛叅東閤之討論謔浪在耳書札是存奈何少別忽間九原尚饗

為吏部楊侍郎祭李常侍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公之靈嗚呼冲粹之氣生德於公忠孝貞諒聰明宏達卓犖特立英明虛受自司翰持衡觀風執法周旋三閣出入十載能直其道而正其身致命臨節仁而有勇造次顛沛義形於色莊敬發于談笑孝謹扇乎閨門若天祚明神德與正直公宜錫慶鍾壽俾大而昌于何官不至三事年不及六十積德無報為仁

者慼焉今行及先遠將安宅兆嗟来桑扈往無返期追思平生夙昔懽好懇款交臂之分慇勤同心之言今則寘寞無非夢想非夫人之為慟吾誰為慟不知神之所在彼乎此乎旨酒一樽庶以為别尚饗

為明州獨孤使君祭員郎中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觴豆之奠敬祭于故某部郎中兼某州刺史員公之靈吳越儮歲元元艱食帝咨四嶽分命於公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忠而能力剛亦不吐出

入臺閣将十五載動合律度言為程式及兹剖符衔疾
受命而慨然有表正東夏澄清江湖之心海隅蒼生方
望公以大庇朝廷搢紳期公以上台而悠悠蒼天屈公
以下壽時既須而命不與智未窮而生有涯嗚呼哀哉
昔公繡衣持斧予忝接武於朝公負譴投荒予亦偃蹇
異域山川有間交情無極各隨流波在天一方險阻艱
難亦既備嘗邂逅相遇荆蠻之鄉恵而好我何日能忘
浙右巨鎮甬東孤城風煙相接弔伐同盟未及前驅莫

申徵誠邃閙沉痾忽間死生九原誰歸萬事長往夙昔

懽愛無非夢想舟逝壑走吾將安仰隻鷄之薦靈歆来

饗

祭衢州李司士文

年月日前華陰縣尉獨孤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衢州司士叅軍李君之靈惟君砥節礪行抱粹含純

剛亦不吐直而能温筮仕誠立安卑道存冝錫難老亦

高其門奈何盛德廹此短辰追惟夙昔修好於君託以

良媛申之昏姻勸我以義敦我以仁各徇薄宦俱期致身頃復離别幾為胡秦契闊乖阻艱難苦辛君限靡監陳力甌閩予集荼蓼零丁海濵弔恤何深舊好慇勤贈言如昨尺素猶新倏忽長往吾誰與親常日音徽平生懿文令則已矣長為古人怜君不知哭君不聞瀝酒墳草洒淚隴雲庶因薄奠髣髴精神尚饗

為華陰李太守祭裴尚書文

年月日華陰郡守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

禮部尚書裴公之靈嗚呼元精純粹生德於公峻極降祉貞明在躬濯纓登朝事君以忠出入三閣周旋兩宫褰幃井陘推轂盧龍喉舌是寄淑問斯崇鯤背垂天鴻毛順風亦既左官時更困蒙夷險能齊高明有融三已無愠再命滋恭肇受方伯俄昇秩宗將陳藎謀以佐時邕如何不弔降此鞠凶珠履聲絶蒼生望窮機返太素勲留景鍾杳杳龍輀瞻言徂東敬飾薄奠邀神昊穹靈顧來饗髣髴音容嗚呼哀哉尚饗

毘陵集卷十九

毘陵集卷二十

唐 獨孤及 撰

祭文下 九首

祭文

祭吏部元郎中文

年月日禮部員外獨孤及謹以蔬飯壺酒敬祭於故

吏部郎中元公之靈上士齊死生下士愛生惡死而
惑之知生死若幻而不能忘情於其間者我輩所
不克免始者與公同弔死問生論議亦頗嘗及此
豈謂言未絶口而公又長往昨日經過遽成疇昔
何變化之速乃至於是視不及瞬言不及息嗚呼元
君今已返於機夫彭祖殤子同歸於盡豈不知前後
相哀達生者不為歎公齒髮未老官途方半相視而
笑蓂前路各有所展豈圖間闊數日而死生間之竹

林如故階壓未掃唯人琴兩亡影絶響滅湯湯清絃豈可復聞承以令辰將赴塋闕痛天道之茫昧予豈無言而悲來從中逺復抒意匪祭也永以為别也尚饗

祭壽州張使君文

年月日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嘉蔬柔毛之奠敬薦於故尚書工部郎中壽州刺史兼侍御史張公之靈頃者剖符為郡與公鄰邑祗役往復日以携手

嘗辱嘉惠愛我則深奈何別後盈魄未周相去無山川之間纔聞嬰疾遽告不幸古詩稱一息不相知今乃爾耶別時高論精義在耳袖中尺書灑翰猶濕而形影驟滅了無還期雖欲效古賢謂悲哀為怛化情莫可遏徒虛語耳唯公貞亮溫毅強學好古人皆窪而盈曲而全公獨以峭直接物雖悔吝不改其度人多求田問舍公獨以百家言為寶藏書至八千卷而不止以斯道也施於有政故其德形於事業其仁浹於百

姓楚人壽人如得陽春識者揣公壽與位偕令也盍焉而人何望嗚呼王事拘限會葬莫及思賢歎逝執紼涕零若久要之不敢忘也豈不顧饗於今日蘋藻之奠尚饗

祭揚州韋大夫文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謹以嘉蔬柔毛之奠敬祭於故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

大夫淮南道節度觀察處置使韋公之靈王命九
伯底綏四方惟公剖符作藩維揚往歲斯民匪迪
匪康自公戾止視之如傷飭吏以儒出言有章革
剗煩苛載戢暴强將吏奉君若網在綱罔或作威以
紊典常民斯輯睦政亦允臧和氣被物豐年降祥天
之輔仁公宜熾昌奈何不淑景命遽央百城悼心萬
民何望及忝列城備守封疆獲宥罪戾庇身餘光德
宇所覆今也則亡偏思遺愛追蹈餘芳俯仰興懷望

慕悽凉拘限所職路阻且長遥抒下情旨酒一觴尚

饗

為揚右相祭西嶽文

維年月日司空右相楊國忠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韋見素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於西嶽金天王之神頃自獻歲逹於三月畜極不雨屯膏未光元元其咨滌滌是懼國忠等是用虔奉睿慮聿遵祀典謹遣鳴皋山人韋朝真敢徼福于大神之靈精意纔申而休祐肸

釁宸衷遥達而瑞澤滂霈非神之幽贊叶于國神之景
命符于人則疇能降祥薦祉如此其速故簠簋犧象敬
修享禮雖寘應無方非馨香所莕而神感如在庶明靈
惟歆尚饗

祭韋炎端公文

年月日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前舒州司馬皇
甫曾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侍御史舒州桐
城縣丞韋公之靈昔公執法柱下某等接武周行嘗趨

後塵飽聽公議其既出守日後播遷公亦貶謫黜官辱
同官爲寮之好敢不知孝悌忠信強毅正直樂善唯恐
不及嫉惡不去不止分枉直于心識以澄清爲已任形
于造次發于自然謂必眉壽且鍾介福奈何強壯之年
大才先謝志業所趨未申萬一有生之涯溘然永已慈
親羸老弱子未亂反葬無望委骸他山等爲歸真艱痛
太甚天不我弔哀有何極某等頃嘗以罇酒豆肉邀君
同懽今之所獻猶前罇也但夙昔志氣比來話言遽悲

寘寞無非夢想往既不及来莫可追猶持此奠以抒永別夭閼之痛夫復何言尚饗

祭賈尚書文

大歴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朝散大夫檢挍尚書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賈公六兄之靈嗚呼性命之源仲尼罕言頃者與兄存而不論亦謂景福必鍾德門未虞昊天驟忍我欺所以分手容易前期日

往書札祗嗟別離孰云別中死生間之賈生謫去遭世不用以命問鵬千古猶痛凡逢盛時任適梁棟青雲咫尺巨鱗始縱溘爾中止俄同大夢天下孫望非凡誰慟追念夙昔嘗陪討論綜覈微言揭厲孔門匪究枝葉必探本根高論拔俗精義入神誓將以儒訓齊斯民文章陵夷鄭聲奪倫凡于其中振三代之風復雕為朴正始是崇學者歸仁如川朝宗六義炳焉自凡中興大名全才儀形百工嗚呼彼天胡不祐賢闒茸讒諛或錫永年

好學不幸繄兄復然豈天地不仁將斯民溥祐顒顒之望見奪何遽𠔥獲見于兄二十有六年矣兄有七年之長蒙以伯仲相視博文約禮謂仁由己同心之言期于没齒前後尺牘羅列案几愔愔清論怳怳在耳一旦如失萬事遄已民之所望今也胡俟𠔥守職拘限會葬願乘白馬素車欲往無階寢門一號心酸骨悽容緻自此永不復見若魂䰟無不之也豈不睹平生心于今日斗酒之奠乎尚饗

祭相里造文

年月日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河南少尹贈禮部侍郎相里公之靈嗚呼往歲嘗與公度論死生變化豈不知身與萬物悉當歸無猶謂不惑于道者可以不奪其算豈圖論猶在耳目未及瞬而公度之身復為異物益知觀化而怛自古皆安而哀來從中妄豈易遣嗚呼公度有志有文量足韜世善可救物窜賜言語冉季政事古莫兩大繄公兼之伊昔啓薦可否廷

折凶俟京師童兒亦知公名其後江人杭人頌德不暇
洛表耆老傒公而蘇秉公論者無賢不肖孰不謂公致
君致身方自此始奈何吉未會也凶問隨之天下悼惜
士友悽欷况某投分于筞名之始並命于剖符之列久
要不忘平生實唯公度是望同心同病我身子身也子
與化往奈我心何名跡留為故事話言存乎耳目唯音
形渺忽無前期可望每一念至哀填胷臆往矣公度去
我何之勿言一罇永無共持儻肯傾饗表公我思尚饗

祭滁州李庶子文

年月日常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嘉蔬之奠敬祭于故右庶子滁州刺史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兼侍御史隴西李長夫之靈嗚呼才與上壽並者吾不得見之矣得見中壽者斯可矣嗚呼長夫曽未半之官不展才事不如志奄謝昭世溘歸黄泉雖欲茹哀哀可茹乎追惟長夫行茂神儁孝愛友睦諒直仁勇卓犖夸邁英明曠達文武志畧邦家必聞為州治行居百城之最詩賦歌事

窮六義之美休聲喧于里巷佳句被于管絃珪璋令問
中外注耳謂當入拜九卿出分四嶽萬人所望一旦中
止行路悼惜豈直同心者之悲滄洲長挹之談王溪獨
往之興竟廹身世永孤願言儻魂而有知當飮痛泉下
往歲滁城之會俱未以少別為感臨岐道舊坎坎鼓我
酒酣氣振言盡歡甚孰知此際以是永訣今萬事如昨
書札猶新唯故人音容不可復見悲莫悲兮生別離況
長往之別乎王事拘限莫由執紼卮酒豆肉後會無期

彼蒼悠悠逝者何之長夫長夫䰟兮来斯尚饗

祭亡妻博陵郡君文

大歷八年二月十五日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菜菓之奠祭于故博陵郡君之靈嗚呼及頑惟鄙薄謬忝好合采蘩助祭歲時未幾執手偕老昊天遽奪齊體苦晚遺跡太早猶未知壽域有涯短長已臻其極耶將及薄祜速釁宜為淑明所棄耶屋壁挂存琴瑟響絶修法勸義今將疇依日月有時龜筮告恊

將涉故路祔于先塋及為印綬所拘不獲親自封樹豈虞此別死生間之往歲方舟偕来今也單輤獨歸郊岐一慟心骨可絶頃者萬事無非去塵變化茫茫往矣何道今日卮酒將抒永别尚饗

毘陵集卷二十

毘陵集後序

大歷丁巳歲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薨于位秋九月既葬門下生安定梁肅咨謀先達稽覽故志公茂德映乎當時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存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于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為數卷以示後嗣且繫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文下衰則怨刺形于歌詠諷議彰于史冊故道德

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唐興接前代澆漓之後承文章頹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舊俗稍革不及百年文章反正其後時寖和溢而文亦隨之天寶中作者數人頗節之以禮洎公為之于是操道德為根本摠禮樂為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襃貶屬之于辭故其文寛而儉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為實録天下凜然復睹兩漢之遺風善乎

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誡世
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于碑頌流于歌詠
峻如嵩華浩如江湖若賛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
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
公諱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之中子道與之粹天授之
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静可則仁厚孝悌
積爲本行文藝成乎餘力凡立言必忠孝大倫王霸大
略權正大義古今大體其文中雖波騰雷動起復萬變

而殊流會歸同致于道故於賦遠遊頌嘯臺見公之放
懷大觀超邁流俗于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
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于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
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以揚儒
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紀成功以旌
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頴
叔墓志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德以貽後
昆則先秘書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策文演釋

氏之奥于是有智鏡禪師碑論文變損益于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于是有瑯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抒久要于存没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員外李庶子文其餘紀物叙事一篇一詠皆足以追踪往烈裁成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亦仰公猶師每申之以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

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與共學庶乎成名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令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遂銜涕為序俾来者于是覿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于此篇

附錄獨孤公神道銘　崔祐甫作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國體雖古之伊呂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祐甫聞於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左千牛備身元慶之曾孫蔡州長史思暕之孫殿中

侍御史贈秘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鶚立於朝建旟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館其時也大歷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三年中朝名公素見知者後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濠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填膺流涕不宴不相渫辰彌月厚而惜之往往失聲出涕沱若公有子朗郁等年未齔亂厥兄檢挍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汜方佐淛河東帥聞喪來奔半旬而至惋毒之甚如不欲生既受吏

人賓客之弔乃忍哀謀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柩去常州歸洛陽其年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於河南府壽安縣某原先秘監之塋左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祔焉禮也水部曰天之降災於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何以傳於後乃託我故人敘而銘之常州稟元和以生幼有成人之量秘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誦秘監問曰汝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志所尚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

大義不為章句學成童丁秘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歠進饘粥杖而後起既免喪加於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州漸教成器卓然有立著延陵論君子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寶末年以洞曉元經對策上第詔拜華陰縣尉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於越丁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既外除江淮都統使戶部

尚書李峘奏為掌書記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上即位下詔曰仅俊茂舉滯淹政之大者以公為左拾遺凡所諫諍直而不訐婉而不撓屬削藁訓詞不傳於外遷太常博士時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永清公主初以太子少傅裴遵慶為婚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宣詔旨易之以大長公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階以異姓之人主之不可甚矣某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時為五

禮使從焉又百官薨卒定謚之際綜覈名實皆居其當與嚴河南郢酬答呂荆州諲謚議博而正當時題之遷尚書吏部員外郎受詔考第吏部選人詞翰旌别淑慝朝野稱正上方大卹黎庶精選牧守以公為濠州刺史平其傜賦恤其寃弱課績聞上加朝散大夫遷舒州刺史舒境瀕江傍山羣盜所聚或蟠結林藪或趦趄城寺公惠以柔之武以讋之釋矛服耒盡為良俗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璽書勞問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金

章紫綬屬淮南旱歉比境之人流傭甚衆公悉心以撫舒獨完安天子聞而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當全吳之中據名城沃土兵興之後中華翦覆吳中州府此焉稱大故朝之選牧恒屬意焉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務振人毓德之體百姓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而安之吏不忍欺路不拾遺餘糧棲畝膏露降庭公平生聞人之善必揄敭之氣盡與之不啻若身得之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教誨誘掖之唯日不足公之文章大抵以立憲誠

世襃賢遏惡為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詠
歌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邈不可逮公有
集二十卷行於代若夫賛堯舜禹湯文武之命為誥為
典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
前是公之從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間繼歿執天倫之喪
如荼如蓼竟以無禄天何不仁然則賈與董名位不盡
其材吾先君之歎主恩天命斯見矣銘曰
常州之孝行為大蒸蒸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如捧

如戴常州之義篤於朋友故用之有恒行之可久扶危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於有政撫柔三部以仁為柄龔遂國僑千古迭映常州之文究其質本取其深鹽從其益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衮常州之年止中身去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為鄰白馬江上青烏洛濱鶺鴒在原嗟爾元昆縗袵霑血長號訴冤纂述遺美謂余不諼我遘之子將二十年相扶藥石胡疢不痊譬我於池子為之泉譬我於桐子為之絃榮不獨遂難不雙全如何

淑明摧馥碎堅厥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

緣貍首斑如女手拳拳如天如天涕泣漣漣